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三十七

宋　姚鉉　編

論丁　總一十一首

兵刑四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近倖論 李德裕

寱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葢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内皆戎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吉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

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鞞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悦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

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悦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武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㗭㗭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

奴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内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曽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㫖也敢因文字以附

簡編之闕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歴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

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冦伺吾人之顯頹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苐苐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歴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嗣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

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
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
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
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
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
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
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

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厯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樸毅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

壘峇（音頷）嶭（音列）相貫高山大河盤亙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蔟忽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

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

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敝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

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怳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

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盗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盗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内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

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

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

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

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
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䆇用也知
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
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
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
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
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
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

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茍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益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益取時之機

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
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
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
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
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
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
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
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

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是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福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

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酇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慼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

無道好謀而彞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于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禄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説是也默

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鼂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讐變為腹心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況其踈者乎齊桓用雖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

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熈熈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鬬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

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埀此玄言葢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

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饑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塗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

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益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益惡不癉則善無以彰

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

上庶士靡靡恐未遵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戰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傅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敎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

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葢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攘莒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祓禊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

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于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先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寃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

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悦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茍合善權變者如奕棊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益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益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鋭于罇俎當是時齊侯强而不强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鎩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

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梶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御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

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衞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彌諳二主文宗辭皆

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

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絶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音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隷人蓄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盪獝狁也蜀先主與關張二將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胷懐令見肝肺氣懾其

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葢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

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娉不為王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

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衞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予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

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眇沈湎之樂

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供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

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𥧌論 音義睡語也

元結

元子天寳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𥧌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𥧌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𥧌婢寐則𥧌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𥧌如故侯

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寐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寐病寐中寐言非所知也引寐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髠之鉗之奴寐愈甚奴於是重竊侯意先事寐說說侯之過譬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寐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寐良氏子孫世在于郃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寐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

止侍中司隸大夫乃嘆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耶

唐文粹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九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馬廷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三十八

宋 姚鉉 編

論戊 總一十首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頲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三名臣論 李翰

佞臣一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　省試　蘇頲

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徼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緊

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

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黄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别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温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强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遺黎渙離刑撿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

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寛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茍非全德大罷其孰

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摊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於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况議大賢然執律

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覩著由虚考實儻容寄言豪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逌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荆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劍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翼後嗣續修舊勲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衂於二城之間狼

狷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歟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于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徼功事讐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

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强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寛刑立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畱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

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禄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禄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葢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

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凡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

而退

三賢論

元魯山蕭穎士劉迅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之人未獲嗟夫迺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旻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

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日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凡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

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凡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纘修以迄于

令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贍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

謂不知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淸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遨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敎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

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寅次宗
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崿伯高
含大雅之業崿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
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潭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極士
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
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
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若不起無復
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

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潁川陳兼不疑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

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潁士端疏明簡暢潁川韓極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

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葢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説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説之足入乎上有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禄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禄是猜悞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巳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

未可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是辯說而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謟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謟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精悞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也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也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

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之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

也當吕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産禄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

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雖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彊論

楊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禄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啟之向使留侯尚在必

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

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呂禄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産禄皆徒隷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説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産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鼂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

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頴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吴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益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人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揺長舌交構七國

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吳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欷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歷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髙議大臣

疾小臣怖人人東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茍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衷盜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寳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茍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

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尺甚反深視貌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于前隤

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追于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與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强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冠讐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内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
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
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
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
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
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
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
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于鴻毛若死重於義則

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于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

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葢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

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毋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簒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唐文粹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三十九

宋　姚鉉　編

議甲　總一十九首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

忠進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纉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

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

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叅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衹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徳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

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

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撿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

皇帝締構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

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燕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

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

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

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

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内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

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卦之復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别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惰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别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於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

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

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

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室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

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

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

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

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

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

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

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剏立此又易行

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曽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觀八年蒙聖恩以儁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奬獲貳

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説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説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

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遷主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當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

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

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内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説如前謹録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觀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别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兹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畢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
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
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
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年之祚遷
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入座奏曰臣聞揖
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
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
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

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兹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則臣等奉述徽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慱物商較今古咸以為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刋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僣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

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

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

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収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蕳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

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蕪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

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不可反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蕪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

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據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太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夫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

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頀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

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

則息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

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别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宫在山上置來多年曽經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縁舊宫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縁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宫處修造所兾久遠便人又為改移

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静或非所

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且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洌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

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邪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内則不示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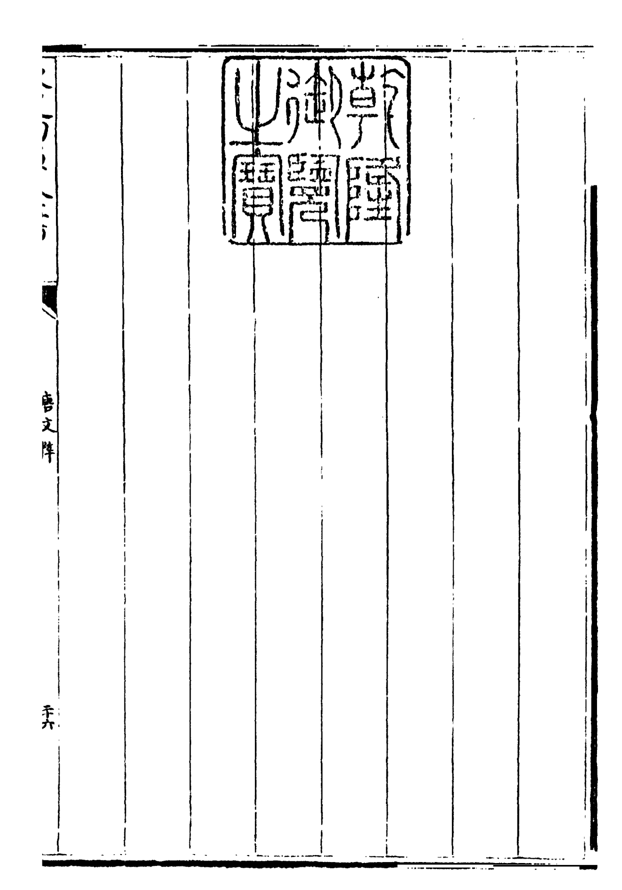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

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賛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

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

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乾隆御覽之寶

唐文粹卷三十九